

孫科的法螺

慶華

孫科先生高陞國府副主席後，第一砲野心着實不小，但效果並不佳妙。原來這一砲的效果，不在乎面孔怎樣兇煞，不在乎語調多麼淒厲，而在于花旗大叔的反響。炮口是對準莫斯科的，效果却要看華盛頓的臉色。原來期望華府大聲喝采，「此種援助不僅軍事給養及借款，並應包括有力之政治支持。」卻不料竟是冷淡異常，連五億貸款也任其期滿失效，這真是太太豈有此理，不能不使察言觀色的態度，也不得不有點憤慨了。然而畢竟不是效果毫無，總算哭到了一億三千萬發子彈。對於他的談話，莫斯科不理，而美國卻來了軍火，一億三千萬數目不算大，但中國老百姓平均每人卻可以分到三分之一顆。

這一炮是毫不足怪的，也決不是孫科一人的主意，事實逼到盡頭，只剩下這一條冒險的道路，天下英雄也就所見略同了。甚麼事實呢？請看，這幾月來戰場上連打敗仗，東北竟被佔去了「百分之八十五，」雖有美式配備，卻「缺乏軍火」，關內則連馭大將軍，顧此失彼，關內關外，一片下坡路，眼看只有招架之功了。看經濟，赤地千里，災民萬萬，物價一月幾倍，三月間頒布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打成粉碎，工商業只見倒閉，自中華民國以來老百姓沒有這樣窮苦過，眼看棒子麵也吃不

上了。看社會，學潮如火米潮工潮遍天下。「六二」反戰，消息一布，如水銀瀉地，野火燎原，一夫高呼，萬衆響應。看政治，則軍心不振，人心動搖，中下級垂頭喪氣，有錢的準備出洋。中國人民的苦難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巨大迫切，統治者的危機也從來沒有今天這樣嚴重緊急。軍事，政治，經濟，既然都走到了絕路，那就只有向國際方面去冒險了。綜括孫科談話的精義，就是以中國爲釣餌爲犧牲，求美國來作中國內戰的大掌櫃，把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都作爲自己的內戰本錢，更進而挑動起美蘇戰爭及世界戰爭，雖不滿七尺之軀。「雄心」有如此之大。

北塔山事件，指責蘇聯阻撓接收旅大，韓共參戰的「新聞」，以及孫科談話，都是這一指導方針下的「精彩演出」。目的只是一個：蘇聯幫助中共了呀，美國不能袖手旁觀呀，我們是爲美國打仗呀，美國得拿本錢來，得和蘇聯幹呀。美蘇戰爭一直是反動派心中的王牌，以前是期待，現在火燒到眉毛，等不及了，不得不自已動手加緊製造。這一些如果不够，說不定還會表演一下「武裝接收旅大」來一次苦肉計。從前指責他們靠美國打內戰，押美蘇戰爭的寶，他們還昧着良心叫屈，現在不打自招，連哭帶喊撒潑撒賴，埋怨美國軍力不够多，

美蘇戰爭不够快了。

孫科談話中，有不少可以「奇文共賞」之處，然而要點只是中共得外力援助，美國得趕快來救命。我們老百姓一向主張中國的事情自己了，堅決反對國際助長中國內戰，尤不願因中國內戰引起世界大戰。果如所言，蘇聯幫助中共，那我們堅決反對，嚴厲地要求蘇聯把助長中國內戰的人員與物資統統撤回去。但是政府沒有發表過正式文件，表明蘇聯的幫助，孫科也沒有舉出證據。而且蘇聯與中共的關係，美國比中國更注意，調查得更詳盡更確實，馬歇爾在今年返國時也不得不正式宣布，中共沒有得到蘇聯的援助。如果孫科有證據，應該拿出來。縱有此事，或者抗議，或者訴之聯合國，要求蘇聯退出中國內戰，都是正當的途徑。然而他不，他是藉此要求美國拿軍力來拿借款來，在中國的土地上，開關美蘇戰爭。美國援助國民政府，時間很久，數目極大，事實分明，無人否認，現在孫科竟公開的來作「請清兵」的勾當了。

對於外力干涉，中國人民的一貫態度是堅持反對，不管來自何國，受之何方。蘇聯並沒有援助中共，而美國卻恰在孫科談話之後，送來了軍火。

孫科談話的效果多一分，中國人民的災難多一份。小者內戰延長，大者美蘇開火。美蘇戰爭如果真的爆發，那首先遭殃，最大遭殃的必是中國。連大公報也曾預言過。首先蘇聯軍隊必定橫掃華北揚子江，甚至珠江流域，使美國在大陸上沒有立足點。美國必定以日本台灣南，為根據地，把炸不到蘇聯本土的原子彈投向中國。

美式武器，蘇式武器，都在中國土地上，盡情發洩，用原子武器把中國夷平。更可怕地，日本兵一定穿上美式制服，拿上美式配備，為美前驅，殺奔中國大陸。一則熟習，二則日本人可以重溫征版中國的舊夢，三者，日本這次向中國投降，心中最不服氣，新仇舊恨，其殘暴獸性非發揮到空前絕後的程度不可。某位官員曾問一位美國學者，如果三次大戰爆發，美國會怎麼樣。這位學者奇怪這位官員絲毫沒有想到自己祖國的命運，就提醒他說：「假若第三次大戰爆發，我想中國就沒有了。」中國人民的利益在於國際和平，反動派却利於國際戰爭，而且歡迎在中國土地上打，少數人私利和全國人民利益的衝突再明顯沒有了。虧他們還有臉自稱是民族主義者，假藉「主權」與「獨立」之名來大吹法螺，孫中山先生地下有知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
然而事實似乎不如此悲觀。蘇聯對這一連串事情的沉靜，證明蘇聯沒有捲入遠東漩渦的興趣。美國呢，對於北塔山事件，馬歇爾認為邊境糾紛，歷年常有，不足深怪。對於孫科談話呢，司徒雷登說：「中國現在沒有外患。」假若不是這些軟釘子，滑稽劇想必更要熱鬧一些。美國政府是反蘇的，然而在這一點上，中國却又搶在了美國的前面，而且甚至想領導美國。然而看大勢，美國是不會亦步亦趨的接受這種領導的，這就是幽怨與苦悶所在了。美國當然不願見國民政府垮台，然而美國的援助，必然不能滿足這邊的胃口。就援助政府這一點講，看今後大勢，可能是這樣：在國務院權限範圍之內，馬歇爾可能迅速照辦，剩餘軍火與飛機出口准許証就

是例子。如果需要國務院與其他機關商討決定，則希望很少，如五億貸款。如果需要國會通過，則希望幾等於零。因為杜魯門主義早已半身不遂，共和黨國會是堅決反對在外浪費金錢的。希土援助案是杜魯門主義的開始，不幸也是尾聲，此後一切援外法案都不得不擱置了。

孫科爲什麼輕輕犧牲幾年來培植的一點對蘇友誼，來放這一砲，多數人很感興趣，我們不預備在此申論。實則毫不奇怪，民社青年兩黨參加國府委員會後，第一砲就是通過「維持治安臨時辦法」，和孫科的談話一樣，都是這些「自由主義者」的畫龍點睛之作。

取消公費和解聘教授

(半月雜感)

不久之前的反飢餓運動中，學生曾要求全國大學生一律付給公費。在由於內戰如此困苦

爲時不及兩月。政府宣佈了取消公費，改爲獎學金制。什麼叫「獎」呢，這是賞的意思，這是賜給奴隸的意思，願意給幾文，就給幾文，單憑大員們的喜好了。

好漂亮的口號，好悅耳的謊言啊！這次果然露了真面目了，讓你們不能教書，讓你們餓死，看你們還聽話不聽話！學校裡的人是沒有辦法的，無拳無勇，然而當這些人都要被逼到餓死時，統治者的末路也就不遠了！

的時期中，在家家戶戶吃不飽穿不暖，公務員挨餓受凍，無力負擔子女教育費的現在，這要求是合理的，是應該的。

然而政府是聽不見的，除了殺聲和血污之外，政府諸公很少聽得人耳看得人眼的了。

有的大學校長，爲了沒有續聘教授的自由，已向教育部辭職，學術自由，保障人民生活，